

陳湯字子公，山陽瑕丘人也。少好書，博達善屬文。家貧丐資無節，不為州里所稱。西至長安求官，得太官獻食丞。數歲，富平侯張勃與湯交，高其能。初元二年，元帝詔列侯舉茂材，勃舉湯。湯待遷，父死不奔喪，司隸奏湯無循行，勃選舉故不以實，坐削二百戶，會薨，因賜諡曰繆侯。湯下獄論。後復以薦為郎，數求使外國。久之，遷西域副校尉，與甘延壽俱出。

建昭三年，湯與延壽出西域。湯為人沈勇有大慮，多策謀，喜奇功，每過城邑山川，常登望。既領外國，與延壽謀曰：「夷狄畏服大種，其天性也。西域本屬匈奴，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，侵陵烏孫、大宛，常為康居畫計，欲降服之。如得此二國，北擊伊列，西取安息，南排月氏、山離烏弋，數年之間，城郭諸國危矣。且其人剽悍，好戰伐，數取勝，久畜之，必為西域患。鄯支單于雖所在絕遠，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，如發屯田吏士，驅從烏孫眾兵，直指其城下，彼亡則無所之，守則不足自保，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。」延壽亦以為然，欲奏請之，湯曰：「國家與公卿議，大策非凡所見，事必不從。」延壽猶與不聽。會其久病，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、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。延壽聞之，驚起，欲止焉。湯怒，按劍叱延壽曰：「大眾已集會，豎子欲沮眾邪？」延壽遂從之，部勒行陳，益置揚威、白虎、合騎之校，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，延壽、湯上疏自劾奏矯制，陳言兵狀。

明日引行，未至城三十里，止營。單于遣使問：「漢兵何以來？」應曰：「單于上書言居困厄，願歸計疆漢，身入朝見。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，屈意康居，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，恐左右驚動，故未敢至城下。」使數往來相答報。延壽、湯因讓之：「我為單于遠來，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，何單于忽大計，失客主之禮也！兵來道遠，人畜罷極，食度且盡，恐無以自還，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。」明日，前至鄯支城都賴水上，離城三里，止營傳陳。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，數百人披甲乘城，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，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，講習用兵。城上人更招漢軍曰「鬥來！」百餘騎馳赴營，營皆張弩持滿指之，騎引卻。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，騎步兵皆入。延壽、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，四面圍城，各有所守，穿塹，塞門戶，鹵楯為前，戟弩為後，印射城中樓上人，樓上人下走。土城外有重木城，從木城中射，頗殺傷外人。外人發薪燒木城。夜，數百騎欲出外，迎射殺之。

初，單于聞漢兵至，欲去，疑康居怨己，為漢內應，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，自以無所之。鄯支已出，復還，曰：「不如堅守。漢兵遠來，不能久攻。」單于乃被甲在樓上，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。外人射中單于鼻，諸夫人頗死。單于下騎，傳戰大內。夜過半，木城穿，中人卻入土城，乘城呼。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，四面環城，亦與相應和。夜，數奔營，不利，輒卻。平明，四面火起，吏士喜，大呼乘之，鉦鼓聲動地。康居兵引卻。漢兵四面推鹵楯，並入土城中。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。漢兵縱火，吏士爭入，單于被創死。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，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。諸鹵獲以畀得者。凡斬閼氏、太子、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，生虜百四十五人，降虜千餘人，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。

於是延壽、湯上疏曰：「臣聞天下之大義，當混為一，昔有唐虞，今有疆漢。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，唯鄯支單于叛逆，未伏其辜，大夏之西，以為疆漢不能臣也。鄯支單于慘毒行於民，大惡通于天。臣延壽、臣湯將義兵，行天誅，賴陛下神靈，陰陽並應，天氣精明，陷陳克敵，斬鄯支首及名王以下。宜懸頭槁街蠻夷邸間，以示萬里，明犯疆漢者，雖遠必誅。」